

沈約詩之內涵析論

姚振黎

沈約，字休文，吳興武康人也（註一）。祖名林子，曾任宋征虜將軍。父名璞，曾任淮南太守。璞於元嘉末因事被誅。約幼潛窺四方，後會赦免。孝建年間（註二），爲奉朝請，歷任安西外兵參軍記室，入爲尚書度支郎。南齊初年，爲征虜記室，帶襄陽令。文惠太子入居東宮（註三），爲步兵校尉管書記，直永壽省，校四部圖書。隆昌元年（註四），除吏部郎，出爲寧朔將軍，東陽太守。明帝卽位，進號輔國將軍，遷國子祭酒。永元三年（註五），因母親年邁，表求解職。武帝受禪，約爲尚書僕射，封建昌縣侯，食邑千戶。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。不久又遷尚書左僕射，尋兼領軍，加侍中。天監二年（註六），遭母憂，與駕親出臨弔。服闋，遷侍中右光祿大夫，領太子詹事。尋遷尚書令，領太子少傅。九年，轉左光祿大夫，侍中少傅如故，給鼓吹一部。依史傳記載，約當初之在朝高居要津時，有志臺司。武帝終不用，乃求外放，又不見許。尋加特進光祿大夫。十二年卒於官，年七十三（註七）。詔贈本官，賻錢五萬，布百疋，諡曰「隱」。

約幼年流寓他鄉，孤危拓落，篤志好學，晝夜不倦，母恐其積勞成疾，常爲之減油滅火。而其晝之所讀，入夜輒能熟誦，遂博通羣籍，能屬文。濟陽蔡與宗聞其才高學博，時切仰慕，嘗謂諸子曰：「沈記室人倫師表，而後宜善事之。」約左目重瞳子，腰間生有紫志，聰明過人，性好墳籍，聚書多至二萬卷，京師莫比。少時貧寒，丐食於宗族鄉黨，得米數百斛，爲宗人所侮，覆米而去。及至貴倖宰輔，不以爲憾，用爲郡部傳。嘗侍燕，有技師是齊文惠太子宮人，帝問識座中客不？曰：「惟識沈家令。」（註八）約伏座流涕，帝亦悲不自勝，爲之罷酒。約歷事三代，該悉舊章，博物洽聞，當世取則，謝玄暉善爲詩（註九），任彥昇工於文章（註一〇），約兼有各家之長，爲齊梁文壇之領袖。著有晉書百一十卷，宋書百卷，齊紀二十卷，高祖紀十四卷，邇

言十卷，諡例十卷，宋文章志三十卷，文集一百卷。又撰四聲譜，以爲往代詞人，累千載而不悟，而獨得胸衿，窮其妙旨，自以爲入神之作也。

本篇專就沈約詩作之內涵，分遊仙、玄言、山水、詠物、艷情五類，析論如后：

壹、遊仙詩

(一) 遊仙詩之名稱

遊仙詩之名稱，始自曹植。所述內容爲人世以外之另一世界；或西極崑崙、或東海蓬萊、或天帝之庭；無論山岳、海島或太儀，其爲極樂世界則一。因係極樂，故可長生不死。

(二) 遊仙詩之起源

夫人生世間，有生必有死，且有一切不可倖免之災禍苦惱。況乎東漢末葉，政治上宦官外戚爭權，黨錮之禍與黃巾賊交相並作，繼而董卓、曹操舉兵，三國之混亂局面於焉形成。其後曹氏、司馬兩家之篡奪，賈后之亂、八王之亂，復以北方外族入侵，終至懷、愍二帝相繼被虜，西晉宣告覆亡。洎乎東晉，雖偏安一時，然經王敦、蘇峻、桓玄之亂，致使劉裕篡位，東晉至此結束。回溯兩百餘年間，內禍外患接踵而至，戰爭兵燹、飢荒瘟疫，以至遷徙流離、人口銳減，文人動而見尤，命如累卵。東漢末，因黨錮所起之大屠殺，終使讀書人噤口不言。至若魏晉時代之禍衡、孔融、楊修、丁儀、丁廙、何晏、嵇康、張華、潘岳、石崇、陸機、陸雲、劉琨、郭璞等人之遇害，文士有感於生命無常與恐懼，現實界既無法求得快慰，遂往烏托邦尋覓，藉助於縹緲之神仙思想，以臻心靈逍遙自適之境界。

(三) 沈約遊仙詩之淵源

遊仙詩之作者，較早者當推曹植。雖曹操「氣出唱三首」「精列」「陌上桑」「秋胡行二首」亦屬虛無出世、排憂適性之篇什，甚或更早之屈原，亦有追慕神人、幻遊仙境之作，然離騷中尋求解脫苦悶之心理，與上下求索理想人物及境界之歷程，視為遊仙詩之濫觴則可，唯其寫作心理，魏武適可與秦皇、漢武之渴望長生以永保四海者同觀，靈均乃憤世嫉俗之詞，而與一般遊仙詩人之藉以逃避現實者不同，未若曹植升天行、仙人篇、五遊詠之饒富仙味。子建假想與仙人為伍，遨遊逍遙以自娛，其精神已超越現實世界；忘却煩惱，獲致暫時之解脫與慰藉，乃現實痛苦煎熬下，見疑於父，見忌於兄，懷才不遇，詭託神仙以舒憤懣，聊求自慰之作。

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，明示遊仙思想者近四十首，寫人生幻化與世途艱險，隱然有遠遊與求仙之志，李善解題云：「嗣宗身仕亂朝，常恐罹誘遇禍，因茲發詠，故每有憂生之嗟，雖志在刺譏，而文多隱避，百代之下，難以情測。」蓋嗣宗身當亂世，鬼域四佈，既感世途艱險，復覺人生幻化無常，瞻前顧後，頗覺跋躑，遂欲脫此苦境。

遊仙詩至郭璞，可謂臻於極致，今見景純集中，仙言道語之作品多至十四首，昭明文選特闢專欄輯錄，李善解題云：「凡遊仙之篇，皆所以滓穢塵網，鎔鍊縷紱，餐霞倒景，餌玉玄都。」與屈原、曹操、曹植、阮籍，甚或嵇康、何劭、張華等人之遊仙篇什相較，景純詩具二特色：一為多寄託之詞、憤世之音，發唱驚挺，意存規諷。如「赤松臨上遊，駕鴻乘紫煙。左挹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」「靈妃顧我笑，粲然啓玉齒。」「文心雕龍明詩篇云：『所以景純仙篇，挺拔而為雋矣。』」二為摸山範水之仙境，逐漸移向現實之大自然。若「翡翠戲蘭苕，容色更相鮮。綠蘿結高林，蒙籠蓋一山。」「文心雕龍才略篇云：『景純艷逸，足冠中興。』」鍾嶸詩品謂其「文體相輝，彪炳可玩，始變永嘉平淡之體。」

自屈原至郭璞，約七百年，遊仙詩體亦自楚辭變為五言古詩，風格由樸素趨向挺拔高昂，至齊梁間，對偶愈發工穩。

(四) 沈約遊仙詩之析論

松子排煙去，英靈眇難測。惟有清澗流，潺湲終不息。神丹在茲化，雲輶於此陟。願受金液方，片言生羽翼。渴就華池飲，饑向朝霞食。何時當來還，延佇青巖側。（赤松澗）

表現對仙人生活之渴慕，然僅止於企盼，尚未忘我，於仙界仍存有「眇難測」之意識。

天矯乘絳仙，螭衣方陸離。玉鬘隱雲霧，溶溶紛上馳。瑤臺風不息，赤水正漣漪。崢嶸玄圃上，聊攀瓊樹枝。（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之一）

朝止闔闔宮，暮宴清都闕。騰蓋隱奔星，低鬘避行月。九疑紛相從，虹旌乍升沒。青鳥去復還，高唐雲不歇。若華有餘照，淹留且晞髮。（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之二）

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以仙人為主題，附寫仙景。

遠策追夙心，靈山協久要。天倪臨紫闕，地道通丹竅。未乘琴高鯉，且縱嚴陵釣。若蒙羽駕迎，得奉金書召。高馳入闔闔，方覩靈妃笑。（遊金華山）

澤蘭被荒徑，孤芳豈自通。幸逢瑤池曠，得與金芝叢。朝承紫臺露，夕潤綠池風。既美脩姱女，復悅繁華童。夙昔玉霜滿，且暮翠條空。葉飄儲胥右，芳歇露寒東。紀化尚盈景，俗志信頽隆。財彈交易絕，華落愛難終。所惜改驥眄，豈恨逐征蓬。願回昭陽景，持照長門宮。（江離生幽渚行）

羽人廣宵宴，帳集瑤池東。開霞泛彩霧，澄霧迎香風。龍駕出黃苑，帝服起河宮。九疑輻燿雨，三山馭螭鴻。玉鬘乃排月，瑤轂信凌空。神行燭玄漠，帝旆委曾虹。簫歌笑羸女，笙吹悅姬童。瓊漿且未洽，羽轡已騰空。息鳳曾城曲，減景清都中。隆祐集皇代，委祚溢華嵩。（前緩聲歌）

沈約遊仙詩尚包括「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應制」、「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」、「從齊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」、「和劉雍州繪博

山香爐」「酬謝宣城眺」「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胎京邑遊好」。

遊仙詩與神話之關係極為密切。唯春秋以前，宗教祭祀雖已繁複（註一一），信仰卻極單純；對天地、山川、祖先，僅有追述與報功之意味，復因華土之民，世居黃河流域，頗乏天惠，重實際而黜玄想。孔子出，以修齊治平等實踐為教，「怪力亂神」素為儒者所不道，且中國哲學思想萌芽與成熟均極早，故若詩大雅生民「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。」¹誕賁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誕賁之平林，會伐平林。誕賁之寒冰，鳥覆翼之。²等傳說甚妙。戰國為中國神話發展之重要時期，迨乎魏晉，神話經不斷孕育，若左傳、國語、屈賦、莊子、列子、淮南子、史記封禪書、竹書紀年、山海經、穆天子傳、列仙傳等，接續產生，其間黃老術盛行，虛無貴生之思想演化為追慕神人、幻遊仙境，導氣、鍊丹以求壽等方術。產生之仙人如：鬼谷子、浮丘、洪崖、容成、封子、羽人、松子，仙景如：神皇廬、無為墟、玉壘、瑤池、紫臺、青溪、瑤碣，仙食仙藥如：瑤華、瓊石、丹桂、雲英、玉蕊等，然魏晉、南朝文士，雖於詩文中歌頌仙人仙境，理智上則多存懷疑，甚者確定其為虛妄。如曹植辯道論（全三國文、卷十八）、阮籍達莊論（全三國文、卷四十五）、郭璞客傲（全晉文、卷一一一），至若沈約詩亦復如是。

貳、玄言詩

（一）玄言詩之名稱

說文云：「玄，幽遠也。象幽，而入覆之也。黑而有赤色者為玄。」張揖廣雅釋玄，引太玄經十大玄圖云：「夫玄也者，天道也，地道也，人道也。」廣雅釋詁三並簡言之：「玄，道也。」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曰：「學徧書部，特善玄言。」李周翰注云：「玄言，談道也。」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：「闢玄關。」注：「善曰：玄，謂道也。」據此得知，南朝時，「玄」釋為「道」，然其所談之道，內容為何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：「莊、老、周易，總謂之三玄。」

宋書謝靈運傳論曰：「在晉中興，玄風獨盛，爲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。馳騁文辭，義釋乎此。自建武暨於義熙，歷載將卅，雖比響聯辭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託意玄珠。滄麗之辭，無聞焉爾。」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：「江左風味，盛道家之言。郭璞舉其靈變，許詢極其名理，仲文玄氣，猶未盡除，謝混清新，得名未盛。」所謂玄言詩者，亦卽談道說理之篇什耳。其所講求者爲「天之道、地之道、人之道。」非謂天、地、人之實質與功能；但論其所蘊涵之「理」，固不必明言其「事」。此乃極高明博厚之哲學，惟博學深思者始能明其全體之大用也（註一二）。

（二）玄言詩之起源

玄言詩之起源，可分三方面述之：

一、老莊思想之復活 老莊思想乃是對政治壓迫、人性摧殘、道德束縛過甚之反抗，冀以清靜、逍遙、自由與平等代之。反對一切人爲之法度與虛偽之倫理觀念，是故魏晉名士無不在無爲無名逍遙齊物等名理上用功夫。魏晉以降，「得意忘言」之學說瓦解兩漢以還嚴謹之訓詁精神，禮教隨之傾墮，唯詩風却因玄學影響而大放異彩，南朝詩篇之主空靈而後質實，重自然而輕名教，展露灑脫自在之風貌（註一三）。晉初承七賢之流風，競尚玄理；一則將經書玄理化，一則詮釋老莊並予以闡揚（註一四）。晉元中興，應詹上書曰：「元康以來，賤經尚道，以玄虛宏放爲夷達，以儒術清儉爲鄙俗。永嘉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」帝深嘉其言，唯被服成習，積世莫返，成帝從袁瓌之奏，聿興國學，庠序之禮雖修，柱下之談未輟。

二、佛家哲理之傳述 晉元中興，李充學箴、王坦之廢莊論，並本其刑名之學以抑老氏，殆裴頠崇有論（全晉文、卷三十三）之流乎。至范寧作王弼何晏論，以王何之罪，深於桀紂（全晉文、卷三三五），乃玄風靡息，而天然佛屠之教，亦於是時，相乘迭盛，東晉支道林始以佛學解釋老莊，一時傳誦。魏晉之政治，長期處於動盪不安，宜於宗教發展；遁世超俗之風日盛，出家爲僧道者日多，兩百餘年間之佛經翻譯，可謂盛況空前。蓋佛徒於漢末三國之際，在讀書界尚無地位，及至西晉，漸露頭角，阮瞻、庾凱與沙門孝龍爲友，桓穎與竺法深相交，遂開名士僧人結交之風。洎乎東晉，此風日甚，僧人加入清談，士子研究佛理，吾

人由簡文帝門下出入之僧人，無一非談客，而名士文人，無不與佛徒往來，可見一斑。趙翼曰：「梁時於五經之外，仍不廢老莊，且又增佛義，管人虛僞之習，依然未改，且又甚焉。」（註一五）自謝靈運、顏延之、王融、周顒、徐陵、江總之倫，無不耽好內典，著於篇章，梁世諸主，尤為皈依所在。其辭翰寄託，見於羣書者，不可勝記也。可知三國以後，學術思想，形勢始變，佛理與三玄並行矣。

三、清談風尚之延續 管子輕重篇云：「論議玄語，終日不歸。」據唐尹知章注：「玄語」為「道理微妙之語」。雖當時所謂「玄語」之內涵為何，無從得知，然「論議玄語」與後世談玄論道、剖析妙理之清談，宜相去無多。清談之內容多為道家思想，晉書王衍傳云：「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祖述老、莊立論，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。」晉書愍帝紀論曰：「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，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。」又據趙翼謂：清談之風發端於魏明帝正始年間，晉代最盛，至宋齊而不衰。然至梁武帝出，崇尚儒學，風氣一變；清談轉而為講經，唯此時承談義之習，所謂經學，要亦以供談論之資料為主，故講經之風實與清談無異。且彼時於講論五經外，老莊之書仍不廢除，並在講論之列。及至隋滅陳，清談之風，始告全熄（註一六）。是知房玄齡、趙翼皆以清談始於魏明帝正始年間。實則魏晉南北朝談論之風遠宗於漢代清議，近本於汝南之月旦（註一七），至梁，清談之風又復隆盛。武帝、簡文帝躬自講論，周弘正推波助瀾，聚集之學徒竟達千餘人，元帝亦嘗召集學生親自講授，輿會所至，廢寢忘餐，上之所好，下必更甚。劉永濟文學通史綱要曰：「此風之盛，固近承魏晉清談餘習，遠紹漢儒講學遺風，實則受佛教之影響也。蓋天竺各宗分立，論辨之會時有舉行。凡開堂、升座、發題、講義以及區段次第諸端，大氏皆昉之彼土。」是玄言詩之內容與老莊思想、佛家哲理及清談風尚大有干係矣。

（三）沈約遊仙詩之淵源

漢代已有表現老莊思想之玄言著作，仲長統述志二首之二：「百慮何為，至要在我。」「叛散五經，滅棄風雅。」顯然為老子和光、同塵、無爭、無尤、棄聖、絕學諸道理之闡釋，其後玄言製作漸繁，若應璩雜詩三首之一，含研幾知微、洞見無形、柔

弱勝剛強之老莊哲理。嵇康可謂彼時玄言詩之大家。西晉玄言篇什甚夥，張華「贈摯仲治詩」、傅咸「周易詩」、陸機「失題二首」、孫楚「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」、董京「詩二首之一」、「答孫楚詩」、曹摅「贈王弘遠」等，可爲代表。南朝史家檀道鸞以郭璞爲玄言之祖，其遊仙詩云：「朱門何足榮，未若託蓬萊。」「放情陵霄外，嚼蕊挹飛泉。」「圓丘有奇草，鍾山出靈液。」意境之安閑舒泰，欲遁隱山林、依從仙家服食以達長生自適之理想，其意蓋與嵇康養生論相同（註一八）。稍後於郭璞之孫綽、許詢，二人遺作傳世甚少，所可知者，其玄言詩約取之題材有二：一則演三玄之緒論，如孫綽之「贈溫嶠」、「與庾冰」、「答許詢」諸詩，雖亦頗事雕飾，然「太極」、「元化」等詞極多，遂使篇什「平典似道德論」（註一九）。其次則貌視榮華而美山林，如孫綽遂初賦自序云：「余少慕老莊之道，仰其風流久矣。却感於陵賢妻之言，愜然悟之。乃經始東山，達五畝之宅，帶長阜，倚茂林，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。」（全晉文、卷六十一）

（四）沈約遊仙詩之析論

南朝清談，固受佛教之影響已如前述，發而爲玄言詩，其內容可分兩方面：一爲闡揚易經、老莊哲理者，二爲傳述佛理者，茲以此二者探究沈約玄言詩之內涵。

一、闡揚易經、老莊哲理者

靈山紀地德，地險資嶽靈。終南表秦觀，少室邇王城。翠鳳翔淮海，衿帶繞神垌。此阜何其峻，林薄杳葱青。發地多奇嶺，千雲非一狀。合沓共隱天，參差互相望。鬱律構丹巖，峻嶒起青嶂。勢隨九疑高，氣與三山壯。卽事既多美，臨眺殊復奇。南瞻儲胥觀，西望昆明池。山中成可悅，賞逐四時移。春光發蘊首，秋風生桂枝。多值息心侶，結架山之足。八解鳴澗流，四禪隱巖曲。窈冥終不見，蕭條無可欲。所願從之遊，寸心於此足。君王挺逸趣，羽旆臨崇基。白雲隨玉趾，青霞雜桂旗。淹留訪五藥，顧步佇三芝。於焉仰鑣駕，歲暮以爲期。（鍾山詩應西陽王教）

老子第二十一章：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」又第三章曰：「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」沈約詩云：「窈冥終不見，蕭條無可欲。」乃其義之闡揚。

秦皇御宇宙，漢帝恢武功。懽娛人事盡，情性猶未充。銳意三山上，託慕九霄中。既表祈年觀，復立望仙宮。寧爲心好道，直由意無窮。曰余知止足，是願不須豐。遇可淹留處，便欲息微躬。山嶂遠重巖，竹樹近蒙籠。開衿濯寒水，解帶臨清風。所累非外物，爲念在玄空。朋來握石髓，賓至駕輕鴻。都令人逕絕，唯使雲路通。一舉陵倒景，無事適華嵩。寄言賞心客，歲暮爾來同。（遊沈道士館）

詩中所云：「曰余知止足，是願不須豐。」與老子第四十四章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」易經豐卦象曰：「豐、大也。」其義相通。

沈約玄言詩之闡揚易經、老莊哲理者尚有「侍皇太子釋奠宴」、「直學省愁臥」等，至若傳述佛理之篇什，數量較歌詠老莊者爲多，此亦劉宋以後之風尚；玄言多涉佛理。

二、傳述佛理者

三清未可覲，一氣且空存。所願迴光景，拯難拔危魂。若蒙九丹贈，豈懼六龍奔。（酬華陽陶先生）

因戒倦輪飄，習障從塵染。四衢道難關，八正扉猶掩。得理未易期，失路方知險。迷途既已復，豁悟非無漸。（八關齋）

妙輪輟往駕，寶樹未聞音。甘露爲誰演，得一標道心。眇眇玄塗曠，高義總成林。七花屏塵相，八解濯芳襟。（和王衛軍解講）

南朝各代對於佛教之態度，大抵與東晉同；蓋統治階級與一般文士大率崇信浮屠道。試觀齊末范縝作「神滅論」謂：「形存則神存，形謝則神滅。」「形之於質，猶利之於刃。」「舍利無刃，舍刃無利，未聞刃沒而利存，豈容形亡而神在。」沈約遂與蕭琛、曹思文等和縝往復論難，力主神不滅，迨梁武帝即位，命當代碩學答復範論，彼時作答者六十五人，均迎合武帝意旨，主

張神不滅。

南朝至梁武帝時，佛教可謂臻於全盛，沈約生當此時，故佛教文學作品，無論詩作或說理論文，均可見傳述佛理之思想。

叁、山水詩

(一) 山水詩之名稱

「山水」一詞，狹義言之，蓋指自然界之山水；廣義解之，則可包括全部自然景象，而與風景、風物、景色、景物等詞意相近，惟仔細推敲，與上述名稱亦各有別（註二〇）。而今中國詩學論及山水詩，其內容為取材於大自然之山水，乃至花卉草木鳥獸等「模山範水」之作。

「山水」與「山水詩」一詞之溯源，應始於文心雕龍明詩篇所云：「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」此外，沈約、鍾嶸、蕭子顯、檀道鸞四家，雖嘗綜論詩學演變，然並未拈出「山水」二字，甚或「山水詩」之名稱。唯可知者，諸家共認山水詩興起之因與玄學之影響大有關係（註二一）。

(二) 山水詩之起源

論及山水詩之起源，衆說紛紜，或曰始於詩經，或謂源自遊仙、隱逸、玄言詩，或言起自西晉石崇等金谷園詩，或云萌於東晉末庾闡、殷仲文、謝混等山水篇什。試究山水詩勃興之因，可分三方面言之：一為文學本身之因素。山水景物之描寫，從來詩歌中已有，然均為抒情敘事之需，非詩歌主體。魏晉兩百年間，盛行遊仙、談玄之文學，至宋初，此等題材已令人乏味生厭，而晉末陶淵明淳樸之田園生活，亦不為元嘉詩人所喜，故內容上勢必有所新變，而山水景物極適元嘉體詩歌之題材。二為時代背景

使然。東晉以降，詩人名士「窺情風景之上，鑽貌草木之中。」或為政治紊亂而避世隱居以遠害全身，或為談禪說佛而尋訪古寺寶刹，是輩日夕登山臨水，山水美景遂盡入吟詠。三為地域環境使然。江南山明水秀，景色清佳，非北方可比，故晉室南渡以後，在北方不甚注意山水之詩人，亦為南方秀美景物所吸引，以之為詩歌題材。發展至宋初，山水詩遂告盛行。

(三) 沈約山水詩之淵源

東晉末年，殷仲文、謝混之詩，山水成分已漸次增多。今存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，自「四運雖鱗次，理化各有準」之秋興中，悟出「歲寒無早秀，浮華甘夙隕。何以標貞脆，薄言寄松菌。」視榮華之短暫而思慕棲隱之可嘉，不脫玄言詩味，唯造詞摘句，已回復至陸機之綺艷。至若謝混得名未盛，傳世之作，莫見其清新所在，唯屬烏衣世胄，且為謝靈運之長輩，得其啓導，使後昆成爲「山水芙蓉」之一代宗匠，亦不無可能（註二二）。唯山水詩登峰造極之代表，必公推謝靈運。謝靈運以山水景物作爲詩歌之主要題材，其善用客觀手法描摹自然實景，復以精心鍛鍊，鑄造新詞，形容刻畫力求工巧神似，故讀其詩如面對佳景，有山光水色逼眼而至之感，終成山水詩之大家。

白居易讀謝靈運詩云：「謝公才廓落，與世不相遇。壯士鬱不用，須有所洩處。洩爲山水詩，逸韻諧奇趣。」彼既身懷廓落之才，與世不相遇，遂寄情於山水（註二三）。鍾嶸將之列爲上品，並謂「與多才高，寓目輒書，內無乏思，外無遺物。」「名章秀句，處處間起；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。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。」滄浪詩話云：「謝靈運之詩，無一篇不佳。」永明詩人謝朓亦擅描繪山水，重客觀寫真，觀察細致，刻畫精工，呈現山水景物之真實面貌，與靈運同爲山水詩最重要之作家，由於二謝之倡導，山水詩遂成爲宋齊二朝詩歌之主流，且營帶動南北朝之山水文學（註二四）。

山水詩人在技巧上致力於「名章迥句」「麗典新聲」（詩品），又「麗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。」（文心雕龍明詩）且其特色在於「極貌寫物」「窮力追新」之發展，非僅開拓寫作題材，賦予山水景物以生命，復以隱喻表示一己之情，故能以「眼前景」表明「心中事」；謝靈運「白雲抱幽石，綠篠媚清澗。」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」借眼前景反映久病初癒之瞬間忻

悅心情，大開後世用景寫心之法門。誠如文心雕龍物色篇所云：「自近代以來，文貴形似，窺情風景之上，鑽貌草木之中。吟詠所發，志唯深遠；體物爲妙，功在密附。故巧言切狀，如印之印泥。不加雕削，而曲寫毫芥。」山水詩中含有老莊玄理者，遂呈每下愈沉之勢，至顏延之、鮑照、謝朓，寓玄理之山水詩逐漸減少（註二五）。「莊老」自山水告退之情勢，顯然可見。

（四）沈約山水詩之析論

沈約所作山水詩，有「尋山陟嶺」「險徑遊歷」觀覽所得、模山範水之作，亦有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」之寫實篇什；除敘述登山涉水經過，刻畫途次風景外，作者主觀之抒情說理，間或可見。茲分三類如後。

一、純寫景者

嗷嗷夜猿鳴，溶溶晨霧合。不知聲遠近，惟見山重沓。既歡東嶺唱，復佇西巖答。（石塘瀨聽猿）

此爲一首寫景小詩，「既歡東嶺唱，復佇西巖答。」謂得聞東嶺猿聲，心中已甚歡喜，復佇立多時以聆西巖猿之和鳴。

二、寫山水兼抒情悟理者

危峰帶北阜，高頂出南岑。中有陵風榭，迴望川之陰。岸險每增減，湍平互淺深。水流本三派，臺高乃四臨。上有離羣客，客有慕歸心。落暉映長浦，煥景燭中潯。雲生嶺乍黑，日下溪半陰。信美非吾土，何事不抽簪。（登玄暢樓）

夙齡愛遠壑，晚菴見奇山。標峰綵虹外，置領白雲間。傾壁忽斜豎，絕頂復孤圓。歸海流漫漫，出浦水濺濺。野棠開未落，山櫻發欲然。忘歸屬蘭杜，懷祿寄芳荃。眷言採三秀，徘徊望九仙。（早發定山）

分編出帝京，升裝奉皇穆。洞野屬滄溟，聯郊遡河服。日映青丘島，塵起邯鄲陸。江移林岸微，巖深煙岫複。歲嚴摧葳草，午寒散嶠木。縈蔚夕飈卷，蹉跎晚雲伏。霞志非易從，旌纛信難收。豈慕潘宗悟，方辭兎園竹。羈心亦何言，迷蹤庶能復。

(循役朱方道路)

長枝萌紫葉，清源泛綠苔。山光浮水至，春色犯寒來。臨睨信永矣，望美暖悠哉。寄言幽閨妾，羅袖勿空裁。(泛永康江)

三、送別懷人兼寫山水者

漢池水如帶，巫山雲似蓋。滄汨背吳潮，潺湲橫楚瀨。一望沮漳水，寧思江海會。以我徑寸心，從君千里外。(餞謝文學離夜)

去秋三五月，今秋還照梁。今春蘭蕙草，來春復吐芳。悲哉人道異，一謝永銷亡。簾屏既毀撤，帷席更施張。游塵掩虛座，孤帳覆空牀。萬事無不盡，徒令存者傷。(悼亡)

自記遊寫景蛻變至興情悟理，乃宋齊之際山水詩之典型(註二六)，沈約之山水詩作亦不例外。

肆、詠物詩

(一) 詠物詩之名稱

「詠物」一詞，初見於梁鍾嶸詩品「徐瑤之」條下云：「許長於短句詠物。」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中存錄許瑤之作品凡三首，其五言四句之「詠栳榴枕」詩，或即鍾氏所謂之「短句詠物」耶。南宋周弼「三體唐詩」有詠物體。又魏慶之詩人玉屑所引「呂氏童蒙訓」已直稱「詠物詩」。至元謝宗可輯詠物詩二冊(見四庫全書珍本六集)，明瞿佑亦有「詠物詩集」(叢書集成三編第五函)，迨清張廷玉奉勅編纂佩文齋詠物詩選，始將古來詠物詩網羅成編。唯歷代詠物詩集之選錄標準頗有出入，或將寫景之山水詩、寫麗人之宮體詩廁入。究其原因，實乃「物」之義界有廣狹之分，編者取界不同，則內容自有差異，此無所謂正

誤也。

(二) 詠物詩之起源

詠物詩之起源，可上溯自荀子賦篇，原為借物以寓意；所謂託物以興，因物見情。純粹之詠物，興起甚晚，自漢以降，文人多詠物賦，詠物詩可視為詠物賦之餘波，蓋以純粹之詠物詩至宋齊以後始盛行。

(三) 沈約詠物詩之淵源

明胡應麟詩數內篇卷四云：「詠物起於六朝，唐人沿之。」唯漢高祖鴻鵠歌：「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。羽翼已就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，又可奈何？雖有矰繳，尚安所施。」已略具「體物」規模。三國以後，文學體裁漸由賦發展至以詩為中心；文體改變使作詩者漸多，彼時王公、貴族文士之遊樂生活，常寄身於自然山水、庭園林木，觸目所見，「深心主升木，遠致窮風景。」（裴子野雕蟲論）雅趣所趨，移目周遭器物，甚或集體吟詠，遂成生活中高尚之點綴。如三國之劉楨「鬪鷄」、繁欽「蕙詠」、張純「賦席」、朱異「賦弩」、張儼「賦犬」五首，與南朝詠物諸作，相去無幾矣。至西晉時，詠物篇什數量漸增，其中較具代表性之作品計有：傅玄「芙蓉」、「蓮歌」、「雲歌」、「啄木」、張載「霖雨」、陸機「園葵詩」等，其寫作技巧堪為後學規範。故詠物詩至南朝，實已經長期之蘊育，詩人觸及個別物色，或集體吟詠，限時成詩，蔚為風尚，齊梁以後尤盛（註二七）。彼時詠物詩之特色為：用語精美，描繪細膩，風格纖巧柔媚。謝朓「詠薔薇」、王融「詠琵琶」、虞炎「詠簾」、柳惲「詠席」可為代表。

(四) 沈約詠物詩之析論

宋、齊詩人描寫景物著重客觀之寫真，觀察細致，刻畫精工，所謂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」（文心雕龍明詩）

，「巧構形似」(詩品)。詩人細密之觀察力，非吟詠整體性之山水詩所能滿足，求變求新之際，專注於山水中一草一木、一琴一棋，技巧細密，專向個別之「物」，敷寫器象。沈約詠物詩之範疇爲：①採「物」之狹義概念。卽除人類及其個別器官外，凡自然界或人爲可見可感而非抽象之名物者。②詩之主題爲單一之「物」，不同於由衆物組合之「山水」或「景致」者。③寫作方式側重於點之刻畫，而非面之鋪敘。④詩之內容須爲「體物」、「狀物」以「窮物之情」、「盡物之態」者。題名「詠物」，實爲抒情之篇什，不在選列(註二八)。

一、以天文為題材者

白雲自帝鄉，氛氳屢迴波。蔽虧崑山樹，含吐瑤臺月。秋風西北起，飄我過城闕；城闕已參差，白雲復離離。皎潔在天漢，倒影入華池。將過丹丘野，時至碧林垂。九重迎飛燕，萬里送翔螭。(和王中書德充詠白雲)

月華臨靜夜，夜靜滅氛埃。方暉竟入戶，圓影隙中來。高樓切思婦，西園遊上才。網軒映珠綴，應門照綠苔。洞房殊未曉，清光信悠哉。(應王中丞思遠詠月)

思鳥聚寒廬，蒼雲軫暮色。夜雪合且離，曉風驚復息。嬋娟入綺窗，徘徊鶯情極。弱桂不勝枝，輕飛屢低翼。玉山聊可望，瑤池豈難卽。(詠雪應令)

出空寧可圖，入庭倍難賦。非煙復非雲，如絲復如霧。嚴深裁欲垂，霏微不能注。雖無千金寶，聊爲一辰趣。(庭雨應詔)

天文現象，乃山水景物詩中不可或缺之素材，故此類詠物詩之作法及風貌與山水篇什甚爲相近，惟山水詩係多面之總覽，而詠物詩則爲點之刻畫，二者意趣自是有別。

二、以樹花果為題材者

(詠樹者)

梢聳振寒聲，青葱標暮色。疎葉望嶺齊，喬幹臨雲直。（寒松）

龍門百尺時，排雲少孤立。分根蔭玉池，欲待高鷲集。（詠梧桐）

秋還遽已落，春曉猶未蕩。微葉雖可賤，一剪或成珪。（詠梧桐）

萌開籜已垂，結葉始成枝。繁蔭上蒼茸，促節下離離。風動露滴瀝，月照影參差。得生君戶牖，不願夾華池。（簾前竹）

輕陰拂建章，夾道連未央。因風結復解，霑露柔且長。楚妃思欲絕，班女淚成行。遊人未應去，爲此還故鄉。（甌庭柳）

(2) 詠花者

勿言草卉賤，幸宅天池中。微根纒出浪，短幹未搖風。寧知寸心裏，蓄紫復含紅。（詠新荷應詔）

微風搖紫葉，輕露拂朱房。中池所以綠，待我泛紅光。（詠芙蓉）

生在窮絕地，豈與世相親。不願逢采擷，本欲芳幽人。（詠杜若）

野馬不任騎，兔絲不任織。既非中野花，無堪麝麝食。（詠鹿葱）

(3) 詠果者

抽葉固盈文，擢本信兼圍。流甘揜椰實，羽縷冠絺衣。（甘蔗）

結根布洲渚，垂葉滿泉澤。匹彼露葵羹，可以留上客。（詠菰）

綠葉迎露滋，朱苞待霜潤。但令入玉拌，金衣非所吝。（園橘）

大谷來既重，岷山道又難。摧折非所吝，但令入玉盤。（詠梨應詔）

列茂河陽苑，蓄紫盪觴隈。翻黃秋沃若，落素春徘徊。（西地梨）

風來吹葉動，風去畏花傷。紅映已照灼，況復含日光。（詠桃）

靈園同佳稱，幽山有奇質。停采久彌鮮，含華豈期實。長願微名隱，無使孤株出。（詠山榴）

青玉冠西海，碧石彌外區。化爲中園實，其下成路衢。在先良足貴，因小遯難逾。色潤房陵縹，味奪寒水朱。摘持欲以獻，

尚食且踟躕。(麥李)

三、以器用為題材者

梢風有勁質，柔用道非一。平織方以文，穹成圓且密。薦羞雖百品，所貴浮天實。幸承歡醕餘，寧靜嘉宴畢。(詠竹檳榔盤)

纖手製新奇，刺作可憐儀。縈絲飛鳳子，結縷坐花兒。不聲如動吹，無風自裏枝。麗色儻未歇，聊承雲鬢垂。(領邊繡)

丹堦上瓊杏，玉殿下趨躑。逆轉珠佩響，先表繡袿香。裾開臨舞席，袖拂繞歌堂。所歎忘懷妾，見委入羅牀。(脚下履)

彼美實枯枝，孤篠定參差。鷓鴣已啞嘶，滾下復林離。本期王子宴，寧待洛濱吹。(詠笙)

秦箏吐絕調，玉柱揚清曲。絃依高張斷，聲隨妙指續。徒聞音繞梁，寧知顏如玉。(詠箏)

甲帳垂和璧，螭雲張桂宮。隋珠既吐曜，翠被復含風。(詠帳)

江南簫管地，妙音發孫枝。殷勤寄玉指，含情擊復垂。雕梁再三繞，輕塵四五移。曲中有深意，丹誠君詎知。(詠篴)

篴為我國最古老樂器之一，周朝已見廣泛使用，詩有之：「伯氏吹塤，仲氏吹篴。」惜今已失傳。唯近年自湖北省隨縣擂鼓

墩曾侯乙墓(西元前四三三年)曾發現大型編鐘及兩支竹製橫吹管樂器。經考證此兩支橫吹管樂器即為史書所載之「篴」。雖其

音響吾人未曾耳聞，然經沈約詠篴詩得知：此一橫吹管樂器「雕梁再三繞，輕塵四五移。曲中有深意，丹誠君詎知。」音色當是

柔和、古樸，悲淒動人。

四、以鳥獸蟲魚為題材者

白水滿春塘，旅鴈每廻翔。唼流牽弱藻，斂翮帶餘霜。羣浮動輕浪，單汎逐孤光。懸飛竟不下，亂起未成行。刷羽同搖漾，

一舉還故鄉。(詠湖中鴈)

假容不足觀，遺音猶可薦。幸蒙喬樹恩，得以聞高殿。（侍宴詠反舌）

輕生宅園籞，復得棲嘉樹。豈敢攬洪枝，輕條遭所遇。葉密形易揚，風廻響難住。（聽蟬鳴應詔）

詠物詩如能託物以起興、就物以賦志，甚或擬人以比況，則可因小見大，有所寄託，並使筆有遠情。清錢泳曰：「詠物詩最難工，太切題，則黏皮帶骨；不切題，則捕風捉影，須在不即不離之間。」（註二九）錢氏所言，極為平允。蓋賦物態以人情，則可含意深入，使無情寡味之物，轉化爲雋永而耐人尋繹之新世界。沈德潛亦云：「詠物，小小體也，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：『所向無空濶，真堪託死生。』德性之調良，俱爲傳出。鄭都官詠鷓鴣則云：『兩昏青草湖邊過，花落黃陵廟裏啼。』此又以神韻勝也。」（註三〇）「如所詠之物，不能以有限洞見無限，未嘗由物理推及人情，則僅具形骸而缺乏生命」（註三一）。唯沈約所處之時代，文風崇尚「體物爲妙，功在密附。故巧言切狀，如印之印泥。」（文心雕龍物色）此亦沈約詠物詩之風格。

伍、艷情詩

（一）艷情詩之名稱

凡以閨閣女性爲題材，表現纖柔輕靡之風格、綺麗雕琢之寫作技巧者，謂之艷情詩。歷來研究文學史及南朝詩歌者，均以「宮體」一名之，然以此二字用於沈約詩作，實未允當。蓋「宮體」二字，始見於梁書卷四簡文帝本紀：「太宗（簡文帝）幼而敏睿，識悟過人，六歲便屬文。高祖（梁武帝）驚其早就，弗之信也，乃於御前面試，辭采甚美。高祖嘆曰：『此子，吾家之東阿。』」及居監撫，引納文學之士。……雅好題詩，其序云：『余七歲有詩癖，長而不倦。』然傷於輕艷，當時號曰宮體。」又同書卷三十徐摛傳：「及長，屬文好爲新變，不拘舊體。……（管安）王入爲皇太子，轉家令，兼掌管記，尋帶領直。摛文體既別，春坊盡學之，宮體之號自斯而起。」是知「宮體」之名，乃簡文帝入主東宮後（註三二），時人對其及徐摛等詩人「輕艷」新變

「詩篇之謂；實就詩風言，而非專指題材也。且沈約卒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（西元五一三），所作描寫女性容貌儀態、閨思怨情之篇什，實啓簡文帝「意淺而繁，文匿而彩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」（註三三）之端也。

（二）艷情詩之起源

艷情詩爲梁簡文帝居東宮時與其詞臣徐摛等所倡，故其興起，約在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（西元五三一）以後，既如前述，唯任何文體之興起，亦如有機物之歷經發芽、茁壯、成熟。宮體一興，迅即風靡，取代山水詩之地位而成爲詩歌主流，原因有四：一爲當日君主貴族生活荒淫放蕩，促使艷情文學滋長之環境（註三四）。二爲南朝君主貴族之愛好與創作，艷情文學適足以反映當日宮廷貴族淫侈頹廢之生活。三爲受有東晉以還南方樂府民歌之影響，蓋吳聲歌曲之內容什九抒男女之情，此類民間情歌一旦與貴族文人接觸，注入貴族荒淫生活，遂產生大量艷情詩。四爲宋齊詠物詩之影響。宋齊詩人詠物之作極多，在貴族文人眼中，女性固亦物也，蕭綱、劉孝威、庾肩吾等俱有愛妾換馬詩（載樂府詩集卷七三），可見妾不如馬。唯吳聲歌曲多主觀抒男女之情，其男女地位平等；艷情詩則多客觀寫女性之態，旁及宮闈環境，人與物皆屬男性所有。故視艷情詩爲宋、齊詠物詩之延續或其中之一格，亦無不妥。

（三）沈約艷情詩之淵源

艷情詩著重女性容貌、心靈、舞姿、睡態等描繪，起源甚早，如詩經召南標有梅寫女子懷春，邶風燕燕抒傷別，碩人刻畫女性形態，豳風七月次章寫春怨。至於漢魏樂府及古詩中此類題材甚夥，若「陌上桑」中羅敷之服飾、容貌，「羽林郎」中胡姬之堅貞，「冉冉孤生竹」、「孟冬寒氣至」述深閨思婦，「青青河畔草」寫美婦怨情，李延年「北方有佳人」寫傾國佳麗，秦嘉「贈婦詩三首」寫夫妻情愛，蔡邕「情詩」寫深閨寂寥，繁欽「定情詩」述男女相悅。他若魏文帝「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」、「甄皇后」，曹河「雜詩五首」、「美女篇一」、「種苧篇」、「浮萍篇」、「棄婦詩」，傅玄「苦相篇豫章行」、「有女篇艷

歌行」、「朝時篇怨歌行」、「西長安行」，張華「情詩五首」，潘岳「內顧詩二首」，左思「嬌女詩一首」，陸機「爲顧彥先贈婦二首」，陸雲「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」，張協「雜詩」等不一而足，此皆爲艷情詩篇。

劉中叔中古文學史云：「宮體之名，雖始於梁，然側艷之詞，起源於昔。晉宋樂府如桃葉歌、碧玉歌、白紵歌、白銅鞮歌，均以淫艷哀音被於江左，迄於蕭齊，流風益甚。其以此體施用五言詩者，亦始晉宋之間。後有鮑照，前有惠休。特至於梁代，其體尤昌。」描述女性心靈、姿態之篇什，沈約以前已有，惟休文之前，詩人對此一題材偶或爲之，且發乎至情，眞率無邪。爰及宮體詩出，則變本加厲，至使側艷之詞充斥篇什，數量之多，與詠物、山水鼎足而立矣。

(四) 沈約艷情詩之析論

沈約艷情詩之主題，大別有二，一爲詠女性容貌儀態者，二爲詠閨思怨情者。茲分述如后。

一、詠女性容貌儀態者

憶食時，臨盤動容色，欲坐復羞坐，欲食復羞食，含哺如不饑，擎甌似無力。（六憶詩四首之三）

憶眠時，人眠彊未眠，解羅不待勸，就枕更須牽，復恐傍人見，嬌羞在燭前。（六憶詩四首之四）

詩中女子之舉止形態，可謂極盡刻畫雕琢之能事，詞語濃膩，意態綺靡。

夜聞長歎息，知君心有憶。果自闔闔開，魂交睹容色。既薦巫山枕，又奉齊眉食。立望復橫陳，忽覺非在側。那知神傷者，

潺湲淚霑臆。（夢見美人）

艷情詩題中所謂「美人」，多爲帝王貴族寵幸之宮妃愛姬，如稍後之簡文帝有「美人晨妝」、庾肩吾「詠美人」、劉綏「看美人摘薔薇」、江洪「詠美人治妝」，所詠之對象，均屬此一類型之婦人。

二、詠閨思怨情者

嗚嗚情話與柔媚綺思，於宋齊之詩，已非禁忌。此類詩篇著重女性情感之描繪，文筆較詠女性容貌儀態者，爲之樸實，代之以寂寞、淚水等至情佳句。

河漢縱且橫，北斗橫且直。星漢空如此，寧知心有憶。孤燈暖不明，寒機曉猶織。零淚向誰道，鷄鳴徒歎息。（夜夜曲二首之一）

北斗闌干去，夜夜心獨傷。月輝橫射枕，燈光半隱牀。（夜夜曲二首之二）

捨轡下雕輅，更衣奉玉牀。斜簪映秋水，開鏡比春妝。所畏紅顏促，君恩不可長。鵝冠且容裔，豈吝桂枝亡。（攜手曲）

沈約艷情詩取材宮闈女性，雖一反元嘉以降堆砌典故之習，而以寫實手法爲之，然慣用艷麗字句以襯托女性之嬌美或宮闈之華麗。且其字句並無特定；或擬漢魏樂府，或仿南方民歌，或採古詩，或倣新體，無所不有。後經簡文帝於東宮時代，與周圍詞臣努力製作，其間雖招致梁武帝對徐摛之責難及簡文之悔悟（註三五），遂使梁末宮中輕艷之風稍歇，然浸以成習，至隋、唐猶流行不輟，復因艷情詩之盛行，駢賦亦受其感染，趨於輕艷，沈約詩爲其中之關鍵耶。

陸、結語

文學爲文化之一環，乃人羣生活之觀照，其根源於天地萬物之理象，凝結自人性之靈慧與修養（註三六）。且天象地形，自成文理，經人心感受與描繪，卽成文藝。文心雕龍神思云：「是以陶鈞文思，貴在虛靜，疏濬五藏，澡雪精神。積學以儲寶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閱以窮照，馴致以繹辭。」是故研究文學創作、討論文學體製、評價作品高低，皆源自人性靈慧與修養（註三七）。

文學範圍甚廣，然其精華，無疑是詩。丁福保輯全梁詩錄沈約樂府四十七首、詩一百卅一首，詩品曰：「觀休文衆製，五言最優。約於時謝朓未逾，江淹才盡，范雲名級故微，故約稱獨步。」沈約於宋、齊之際，獨步詩壇，與任昉之文並轡而馳，「見重閭里，誦詩成音（註三八）。」其抒情之作，如「別范安成」，悲感之作，如「傷謝朓」，無愧鍾嶸評爲「長於清怨」，且其詩內涵豐富，取材多方，修辭亦有精工之處，得「沈詩任筆」之名，良有以也。

〔附 註〕

註一 吳興武康，今屬浙江省武康縣。

註二 孝建，宋孝武帝年號。

註三 文惠太子：齊武帝蕭頤長子，名長懋，字雲喬，小字白澤。梁書沈約傳：「時東宮多士，約特被親遇，每直入見，影斜方出。」

註四 隆昌元年：齊廢帝昭業年號，元年，即西元四九四。

註五 永元二年：齊東昏侯年號，二年，即西元五〇〇。

註六 天監二年：梁武帝年號，二年，即西元五〇三。

註七 年七十三：約生於宋文帝元嘉十八年（西元四四一），卒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（西元五三三）。

註八 沈家令：家令，官名。據梁書沈約傳，約事齊文惠太子，特被親遇，遷太子家令。

註九 謝玄暉善爲詩：兩齊書謝朓傳略云：「謝朓字玄暉，陳郡夏陽人，長五言詩。」沈約常云：「二百年來無此詩也。」鍾嶸列其詩入中品，曰：「奇章秀句，往往警澹，足使叔源失步，明遠變色。」

註一〇 任彥昇工於文章：梁書任昉傳略云：「任昉字彥昇，雅屬善文，尤長載筆，才思無窮，當世王公表奏，莫不請焉。昉起草即成，不加點竄。沈約一代詞宗，深所折絕。」

註一一 周禮敘大宗伯一職，可知上古對鬼神崇拜之情形。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，以粢稷祀司中、司命、風師、雨師。」案此即天神。又「以血祭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嶽，以狸沈祭山林川澤，以醴辜祭四方百物。」案此即地祇。「以肆獻裸享先王，以饋食享先王，以祠春享先王，以禴夏享先王，以嘗秋享先王，以烝冬享先王。」案此即人鬼。凡此崇拜，無不與當時之日常生活有關。得天時之

和，是故拜天；受地利之鏡，是故拜地；土可殖財，是故有社；穀可養生，是故有稷；山林川澤可以利人，是故拜山林川澤；至若才能功烈之士爲人所崇仰者，死後卽成爲神，亦受後人祭祀。參看楊東莒中國學術發展史、頁五。

註一二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、頁一〇九、第五——七行。

註一三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、自序、頁十九。

註一四 晉初經書之玄理化，如何晏論語集解、王弼論語釋疑、郭象論語體略、王弼韓康伯注易、鍾會周易盡神論、阮籍通易論等。至若注釋老莊之書籍，殆如兩後春筍，絡繹出世，如何晏老子道德論、阮籍道德論、鍾會老子注、向秀莊子注、郭象莊子注、張湛列子注等。文心雕龍論說篇云：「何晏之徒，始盛玄論。于是聘、周當路，與尼父爭塗矣。」誠哉斯言。

註一五 二十二史劄記、卷八六、六朝清談之習。

註一六 同注一五。

註一七 兩漢錄用人才大抵由於徵辟及選舉，而徵辟與選舉一以鄉黨清議爲準，故彼時社會之輿論極具勢力。迨漢末黨錮之禍起，禁止隨意論議，人民儒於重威，遂將批評朝政轉至鄉黨人物。後漢書許劭傳：「劭與靖俱有高名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。」可知「汝南月旦」限於鄉黨人物之批判。魏武興，崇尚法術，禁浮華，文士爲免無謂之災禍，不再批評具體之人物與政事。

註一八 世說新語文學篇簡文帝稱許掾云：「玄度五言詩，可謂妙絕時人。」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云：「自司馬相如、王褒、揚雄諸賢，世尚賦頌，皆體則詩騷，傍綜百家之言。及至建安，而詩草大盛。逮乎西朝之末，潘陸之徒，雖時有質文，而宗歸不異也。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，而世遂貴焉。至過江佛理尤盛，故郭璞五言，始會道家之言而韻之。」

註一九 同注一八。檀道鸞續晉陽秋：「郭璞五言，始會道家之言而韻之。詢及太原孫綽相祖尚，又加以三世之辭，而詩騷之體盡矣。詢、綽並爲一時文章，自此學者悉體之。至義熙中謝混始改。」

註二〇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、頁一四五。

註二一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：「在晉中興，玄風獨扇。爲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馳騁文壇，義彈乎此。自建武暨於義熙，歷載將百，

雖比響聯辭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託慕玄珠，逆麗之辭，無間焉爾。仲文始革孫、許之風，叔源大變太元之氣。爰逮宋代，顏、謝騰聲，靈運之與會標舉，延年之體裁明密，並方軌前秀，垂範後昆。」是謂殷仲文、謝混二人，始變玄言文風，改就世故之體察。鍾嶸詩品序云：「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尚虛談，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，建安風力盡矣。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，變創其體，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。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元嘉中，有謝靈運才高詞盛，富艷難縱，固已含跨劉、郭，凌轢潘、左。」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所云更爲具體：「江左風味，盛道家之言。郭璞舉其靈變，許詢極其名理，仲文玄氣猶未盡除，謝混清新，得名未盛，顏謝亦起，乃各擅奇。」至若檀道鸞所云，參看註一八、一九。

註二二 王夢鷗魏晉南北朝文學之發展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一六一期、民國七十年八月印行。

註二三 謝靈運現存詩八十七首（依黃節謝康樂詩註），山水詩計三十三首，占全集三分之一弱。

註二四 宋齊兩代以山水爲題材之賦篇極多，至於鮑照、吳均、陶宏景、祖鴻勳等所撰書信，郢道元所撰水經註，均含有甚多山水小品。

註二五 參看林文月、山水與古典、頁六。

刊 註二六 林文月、中國山水詩的特質（中國古典文學論叢詩歌之部、頁二二）。

註二七 南史陳後主本紀：「先令八婦人製采箋，製五言詩，十客一時繼和，遲則罰酒。君主酣宴，從夕達旦，以此爲常。」且永明詩人羣同詠一題，與當時庭園山水之興起、文人悠閒之遊樂生活關係極大。

註二八 參看洪順隆六朝詠物詩研究、天津出版社印行。王次澄南朝詩研究、頁一六九。

註二九 清錢泳履園譚詩。

註三〇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、卷下。

註三一 黃永武、詠物詩的評價標準（古典文學第一集、頁一五九 學生書局印行）。

註三二 梁簡文帝於武帝中大通三年（西元五三一）七月、入主東宮（見南史本紀）。

註三三 北史文苑傳敘：「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啓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

而彩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」又見梁書庾信傳。

註三四 自宋至隋，二百年間，君主臣僚皆荒於酒色，流連聲伎，生活腐敗至極。宋書卷六八南郡王義宣傳云：「宋孝武與南郡王義宣諸女淫亂，義宣因此發怒，遂舉兵反。義宣敗後，帝又密取其女入宮，假姓殷氏，拜為淑儀。殷卒，帝命謝莊作哀冊文。」又見宋書卷四一明恭王皇后傳、陳書後主沈皇后傳、隋書音樂志。

註三五 參看南史徐摛傳。又清趙均玉臺新詠後序云：「今案劉肅大唐新語云：『梁簡文為太子時，好作艷詩，境內化之，浸以成俗。晚欲改之……，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，以大其體。』」

註三六 文心雕龍原道篇云：「文之為德也大矣！與天地並生者何哉？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，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。此蓋道之文也。」同篇又謂：「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。惟人參之。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！為五行之秀氣，實天地之心生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」

註三七 江舉謙、從古體詩到現代詩。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一六四期、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印行。

註三八 鍾嶸詩品卷中、梁左光祿沈約條。